

憨山大師法彙初集

(第九冊)



大 老 憨

學 子 山

綱 道 大

目 德 師  
年

決 經 譜

疑 解 疏

憨山大師法彙初集

觀老莊影響論

香港佛經流通處印行

憨山大師法彙初集

第九冊

一、大學決疑

二、觀老莊影響論

三、老子道德經解

四、憨山大師年譜疏

觀老莊影響論

一名三教源  
流異同論

明那羅延窟海印沙門釋德清撰

敘意

西域諸祖造論以破外道之執、須善自他宗。此方從古經論諸師、未有不善自他宗者。吾宗末學、安於孤陋、昧於同體、視為異物、不能融通教觀、難於利俗。其有初信之士、不能深窮教典、苦於名相支離、難於理會。至於酷嗜老莊為文章淵藪、及其言論指歸、莫不望洋而歎也。迨觀諸家註釋、各徇所見、難以折衷。及見口義副墨、深引佛經、每一言有當、且謂一大藏經皆從此出。而惑者以為必當、深有慨焉。余居海上枯坐之餘、因閱楞嚴法華次、有請益老莊之旨者、遂芟衍及此以自決。

非敢求知於真人、以為必當之論也。且慨從古原教破敵者、發蕪居多、而啓膏肓之疾者少。非不妙投、第未診其病源耳。是故余以唯心識觀而印決之。如摩尼圓照、五色相鮮、空谷傳聲、衆響斯應。苟唯心識而觀諸法、則彼自不出影響間也。故以名論。

### 論教源

嘗觀世之百工技藝之精、而造乎妙者、不可以言傳。效之者、亦不可以言得。况大道之妙、可以口耳授受、語言文字而致哉。蓋在心悟之妙耳。是則不獨參禪、貴在妙悟。卽世智辯聰治世語言、資生之業、無有一法不悟而得其妙者。妙則非言可及也。故

吾佛聖人說法華，則純譚實相。乃至妙法，則未措一詞。但云如是而已。至若悟妙法者，但云善說法者。治世語言資生業等，皆順正法。而華嚴五地聖人，善能通達世間之學。至於陰陽術數、圖書印璽、醫方辭賦，靡不該練。然後可以涉俗利生。故等覺大士，現十界形。應以何身何法得度，卽現何身何法而度脫之。由是觀之，佛法豈絕無世諦，而世諦豈盡非佛法哉。由人不悟大道之妙，而自畫於內外之差耳。道豈然乎。竊觀古今衛道藩籬者，在此則曰彼外道耳。在彼則曰此異端也。大而觀之，其猶貴賤偶人，經界太虛，是非日月之光也。是皆不悟自心之妙，而增

益其戲論耳。蓋古之聖人無他，特悟心之妙者，一切言教皆從妙悟心中流出，應機而示淺深者也。故曰無不從此法界流，無不還歸此法界。是故吾人不悟自心，不知聖人之心，不知聖人之心，而擬聖人之言者，譬夫場人之欣戚，雖樂不樂，雖哀不哀，哀樂原不出於己有也。哀樂不出於己，而以己為有者，吾於釋聖人之言者見之。

論心法

余幼師孔不知孔，師老不知老。既壯，師佛不知佛。退而入於深山大澤，習靜以觀心焉。由是而知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既唯心

識觀。則一切形、心之影也。一切聲、心之響也。是則一切聖人、乃影之端者。一切言教、乃響之順者。由萬法唯心所現。故治世語言、資生業等、皆順正法。以心外無法。故法法皆真。迷者執之而不妙。若悟自心。則法無不妙。心法俱妙。唯聖者能之。

論去取

吾佛經盡出自西域。皆從翻譯。然經之來始於漢。至西晉方大盛。晉之譯師。獨稱羅什為最。而什之徒生肇、融、叡、四公、僧之麟鳳也。而什得執役。然什於肇亦曰。余解不謝子。文當相揖耳。蓋肇尤善老莊焉。然佛經皆出金口所宣。而至此方。則語多不類。



一經而數譯者有之。以致淺識之疑。殊不知理實不差。文在譯人之巧拙耳。故藏經凡出什之手者。文皆雅致。以有四哲左右焉。故法華理深辭密。曲盡其妙。不在言。而維摩文勢宛莊。語其理自昭著。至於肇四論。則渾然無隙。非具正法眼者。斷斷難明。故惑者非之。以空宗莊老孟浪之談宜矣。清涼觀國師華嚴菩薩也。至疏華嚴。每引肇論。必曰肇公尊之也。嘗竊論之。藉使肇見不正。則什何容在座。什眼不明。則譯何以稱尊。若肇論不經。則觀又何容口。古今質疑頗多。而概不及此。何哉。至觀華嚴疏。每引老莊語甚夥。則曰取其文不取其意。圭峯則謂二氏不能

原人。宗鏡闢之尤著。然上諸師皆應身大士。建大法幢者。何去取相左如此。嘗試論之。抑各有所主也。蓋西域之語。質直無文。且多重複。而譯師之學。不善兩方者。則文多鄙野。大為理累。蓋中國聖人之言。除五經。束於世教。此外載道之言者。唯老一書而已。然老言古簡。深隱難明。發揮老氏之道者。唯莊一人而已。筆乘有言。老之有莊。猶孔之有孟。斯言信之。然孔稱老氏猶龍。假孟而見莊。豈不北面耶。間嘗私謂中國去聖人。卽上下千古。負超世之見者。去老唯莊一人而已。載道之言。廣大自在。除佛經。卽諸子百氏。究天人之學者。唯莊一書而已。藉令中國無此

人萬世之下不知有真人。中國無此書。萬世之下不知有妙論。蓋吾佛法廣大微妙。譯者險辭以濟之。理必沈隱。如楞伽是已。是故什之所譯稱最者。以有四哲為之輔佐故耳。觀師有言。取其文不取其意。斯言有由矣。設或此方有過老莊之言者。肇必捨此而不顧矣。由是觀之。肇之經論用其文者。蓋肇宗法華。所謂善說法者。世諦語言資生業等。皆順正法。乃深造實相者之所為也。圭峯少而宗鏡遠之者。孔子作春秋。假天王之令而行賞罰。二師其操法王之權而行褒貶歟。清涼則渾融法界。無可無不可者。故取而不取。是各有所主也。故余於法華見觀音三

十二應。則曰應以婆羅門身得度。卽現其身而為說法。至於妙莊嚴二子。則曰汝父信受外道。深著婆羅門法。且二子亦悔生此邪見之家。蓋此方老莊卽西域婆羅門類也。然此剛為現身說法。旋即斥為外道邪見。何也。蓋在著與不著耳。由觀音圓通無礙。則不妨現身說法。由妙莊深生執著。故為外道邪見。是以聖人教人。但破其執。不破其法。是凡執著音聲色相者。非正見也。

### 論學問

余每見學者披閱經疏。忽撞引及子史之言者。如攔路虎。必驚

怖不前。及教之親習。則曰彼外家言耳。掉頭弗顧。抑嘗見士君子為莊子語者。必引佛語為證。或一言有當。且曰佛一大藏盡出於此。嗟乎。是豈通達之謂耶。質斯二者。學佛而不通百氏。不但不知世法。而亦不知佛法。解莊而謂盡佛經。不但不知佛意。而亦不知莊意。此其所以難明也。故曰自大視細者不盡。自細視大者不明。余嘗以三事自勸曰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。不知老莊不能忘世。不參禪不能出世。知此可與言學矣。

論教乘

或問。三教聖人本來一理。是果然乎。曰。若以三界唯心。萬法唯

識而觀。不獨三教本來一理。無有一事一法。不從此心之所建。立。若以平等法界而觀。不獨三聖本來一體。無有一人一物。不是毗盧遮那海印三昧威神所現。故曰不壞相而緣起。染淨恆殊。不捨緣而卽真。聖凡平等。但所施設。有圓融行布。人法權實之異耳。圓融者。一切諸法。但是一心。染淨融通。無障無礙。行布者。十界五乘五教理事因果淺深不同。所言十界謂四聖六凡也。所言五教謂小始終頓圓也。所言五乘謂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也。佛則最上一乘矣。然此五乘各有修進。因果階差。條然不紊。所言人者。卽蓋載兩間。四海之內。君長所統者是已。原其所

修以五戒為本。所言天者，卽欲界諸天，帝釋所統。原其所修，以上品十善為本。色界諸天，梵王所統。無色界諸天，空定所持。原其所修，上品十善，以有漏禪九次第定為本。此二乃界內之因果也。所言聲聞所修，以四諦為本。緣覺所修，以十二因緣為本。菩薩所修，以六度為本。此三乃界外之因果也。佛則圓悟一心，妙契三德，攝而為一，故曰圓融。散而為五，故曰行布。然此理趣，諸經備載。由是觀之，則五乘之法，皆是佛法。五乘之行，皆是佛行。良由衆生根器大小不同，故聖人設教淺深不一。無非應機施設，所謂教不躐等之意也。由是證知孔子，人乘之聖也。故奉

天以治人。老子天乘之聖也。故清淨無欲。離人而入天。聲聞緣覺。超人天之聖也。故高超三界。遠越四生。棄人天而不入。菩薩超二乘之聖也。出人天而入人天。故往來三界。救度四生。出真而入俗。佛則超聖凡之聖也。故能聖能凡。在天而天。在人而人。乃至異類分形。無往而不入。且夫能聖能凡者。豈聖凡所能哉。據實而觀。則一切無非佛法。三教無非聖人。若人若法。統屬一心。若事若理。無障無礙。是名為佛。故圓融不礙。行布十界森然。行布不礙。圓融一際平等。又何彼此之分。是非之辯哉。故曰。或邊地語說四諦。或隨俗語說四諦。蓋人天隨俗而說四諦者也。



原彼二聖，豈非吾佛密遣二人而為佛法前導者耶。斯則人法皆權耳。良由建化門頭，不壞因果之相。三教之學，皆防學者之心。緣淺以及深，由近以至遠，是以孔子欲人不為虎狼禽獸之行也。故以仁義禮智援之。姑使捨惡以從善，由物而入人。修先王之教，明賞罰之權。作春秋以明治亂之迹。正人心，定上下，以立君臣父子之分。以定人倫之節。其法嚴，其教切，近人情而易行。但當人欲橫流之際，故在彼汲汲猶難之。吾意中國非孔氏，而人不為禽獸者幾希矣。雖然，孔氏之迹固然耳。其心豈盡然耶。况彼明言之曰：毋意毋必毋固毋我。觀其濟世之心，豈非據